

# 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：“阅读就像一棵树，找到了主干就会越读越茂盛”（二）



草地：以您的经验看，应该怎样培养青少年的阅读兴趣，引导他们阅读经典？

陈彦：阅读对青少年的成长太重要了。如果青年时代我没有进入阅读，一生很可能就和创作无关了。阅读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一旦你喜欢上它，读一本书可以牵连出十本书。你读完莎士比亚，就想去读研究他的书，想了解他的戏剧借鉴了哪些历史故事，又带出另外的作家作品，就这样越读越丰富。阅读有时候像一棵树，如果找到了主干，这棵树越读就会越茂盛。

今天这个时代阅读的方式很多，比如通过手机或其他媒介。我看到有些孩子现在读的书，虽然存在阅读快感，但对建构心灵世界是不完整的。青少年还是要阅读经过几百上千年，人类共同选择出来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，可以从一些基础性的作品开始，逐渐迈向宽阔和丰富。

我年轻的时候读一些经典，也是似是而非的，并不能完全读懂。

时间长了，当我读出好来的时候，就觉得挺愉快，这就体现出阅读价值。我19岁时第一次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和《卡拉玛佐夫兄弟》，当时总有人讲，作家必须好好读读这些书。我读了一遍，没有读懂，反反复复，还是读不懂，但是在三四十岁的时候读就不一样了。尤其是去年疫情期间，我又一次反复读了这些书。越读越觉得，还是要回归经典，阅读经典。

## 阅读习惯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

草地：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意味着什么？怎样理解“阅读，创造价值”这句话？

陈彦：我的成长经历完全是阅读建构起来的，我真是感恩阅读。阅读是从别人的生命中获取经验，从历史中获取经验，让我们可能活得更好一些、更接近理想一些。阅读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我常说阅读是两个阅读：一个是生活的阅读，就是生活经验的积累；再一

个是文化的、书本的阅读。

再者，阅读建构你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。想培养下一代的阅读习惯，你自己先要养成阅读习惯。因为阅读习惯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，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气质。而且我始终觉得阅读应该是个笨功夫，而不是读一些速成法。功利化的阅读应该越少越好。

草地：如今进入一个全媒体时代，短视频等传播形式开始深入人们的生活，这一现象会对阅读、对文学创作造成什么影响？

陈彦：我有时也看短视频，短视频里有很好的内容，它像个压缩饼干。毕竟今天的生活节奏非常快，需要提供多样化的精神食粮。但如果碎片化、娱乐化，甚至恶搞的视频充斥各类传播平台，是要引起注意的。如果你只是“抽取”一段内容，短时间内可能觉得十分精彩，但长期“抽取”，很可能最后会变得非常偏执。坚持综合性、总体性的阅读对人解决问题是有好处的，让你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，再形成你的判断和认知，形成你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。

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，应该保持对世界、对人类，包括对身边的社会生活拉开距离的静静的思考、书写和阅读。世界就是这样，

必须有人要仰望星空，有人要俯瞰大地。再艰苦的环境、再浮躁的时代，肯定也有人不浮躁，能够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去读书写作，去整体性地思考社会、思考人类。

## 一手伸向传统，一手伸向生活

草地：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阅读和写作习惯？您在创作上有没有“独门秘笈”？

陈彦：对我而言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还带着兼职性质，当然我比较喜欢这种状态，可以广泛参与社会生活，了解世界、了解生活丰富的样貌。

我从十几岁开始写作，近40年间就没间断过。我从事写作的同事、朋友，中途也有过各种变化，我始终没有变，就喜欢这个。我一般没有什么社会交往，下班以后很快回家，就开始读书写作，周六周日基本也不出去。写作的时候，我会把门窗紧闭，哪怕是大中午都会拉上窗帘，用一道灯光打下来，开始是聚焦到稿纸上，后来聚焦到

电脑上。这种聚焦非常好，我可以全部进入我的世界里和文学人物去对话、去创造。我没有什么“独门秘笈”，就是爱上一个东西不能分心。《庄子》讲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”，人一辈子干不了多少事情，要干什么就把心思多朝上面用，自然就会有收获。

草地：作为陕西的代表作家之一，您对陕西有什么样的感情？

陈彦：陕西是养育我几十年的地方，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丰厚的、滋养的土地——一方面是自然的、生活的喂养，一方面是精神的喂养。

陕西有一个长安画派，他们有两句话，我觉得对文学创作也非常有价值，叫“一手伸向传统，一手伸向生活”。陕西是一块历史的厚土，也是文学的厚土，柳青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立下了创作的标杆。我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我应该也算他们的晚辈和晚生代，我的创作始终都是从他们的创作中汲取营养。

